

我经历的戊戌变法

袁世凯当皇帝前后

孙中山与同盟会

火烧赵家楼

百年激荡

记录中国100年的图文精典

南京大屠杀亲历者言

我怎样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

“共产主义”试点记实

从原子弹到氢弹

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

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

十月的胜利

大平反

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

二十一个指印

最高决策：创办特区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中国卷

关鸿◎主编



百年激荡

记录中国100年的图文精典

本卷主编◎李 逊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激荡:记录中国 100 年的图文精典/关鸿,李逊主编 .—上海:
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1.3
ISBN 7-309-02746-9

I . 百… II . ①关…②李… III . 中国-现代史-图集 IV . K2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0793 号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

86-21-65102941(发行部) 86-21-65642892(编辑部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

开本 787×960 1/16

印张 30 插页 4

字数 468 千

版次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 000

定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 言

当 2001 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，20 世纪的最后一页翻过去了。

关于这个世纪已经出版了许许多多图书，从小册子到洋洋洒洒几十卷的大画册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两本书作为世纪礼物献给读者。希望他们在新世纪里回首往事时会首先想到这两本书。因为它不是历史教科书，也不是历史大事记，而是提供了回顾历史和阅读历史的新角度。它是以个人眼光和亲身经历叙述的百年历史。

这些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，或是历史转折时期的见证人。他们往往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，或者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历史发展休戚相关，或者他们采访的对象是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，他们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全面叙述与评判历史，而是再现历史事件中最重要的时刻和最精彩的细节，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大事件是怎样展开和演变的，可以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。与这些文字同样精彩的是上千张图片。这些图片记录了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场面和历史人物最具个性的瞬间。它们提供了文字无法表达和描述的历史的细节，呈现了文字无法比拟的真实性和证言性。当把这些文字与图片同时阅读时，会把人引入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中，去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，沧桑浮沉。这是我们的奢望。

目 录

1— 前 言

1— 我经历的戊戌变法／张元济

11— 我看到的义和团／冯玉祥

11— 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／仲芳氏

20— 孙中山与同盟会／何香凝

28— 我的退位／溥 仪

28— 袁世凯当皇帝前后／马叙伦

50— 五四前后的北大／沈尹默

21— 火烧赵家楼／何思源

28—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“一大”／李 达

29—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／包惠僧

100—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／茅 盾

100— 为了忘却的记念／鲁 迅

118— 难忘一二·九／佚 名

129— 遵义会议／伍修权

131— 陕北之行／范长江

133— 铁的子弟兵团／李公朴

133— 踏进了伟大的战场——台儿庄／谢冰莹

181—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言／汝 尚

139— 日军签降一幕／鸿 增

139— 挥手之间／方 纪

208— 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／赵 铭

- 264- 总崩溃／华山
265- 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／林韦
266- 毛泽东访苏／官力
267- 从上甘岭来／苗子
268- 我怎样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／葛佩琦
269- 徐水“共产主义”试点记实／辛平
270- 庐山会议／彭德怀
271- 从原子弹到氢弹／刘西尧
272-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／梁梁
273-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／吴德
274- 乒乓外交／张保军
275- “四五”惊雷／金春明
276- 十月的胜利／范硕
277- 大平反／戴煌
278- 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／曾涛
279- 二十一个指印／从锡印
280- 最高决策：创办特区／倪振良
281- 东方风来满眼春／陈锡添
282- 百年一瞬／《人民日报》记者组
——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侧记
283-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／马立诚



光绪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(右)、梁启超(左)

我经历的戊戌变法

张元济

1898年，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和一批清廷高层官员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，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，史称戊戌变法。但变法只经历了103天便流产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贵族集团发动宫廷政变，光绪帝被幽禁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流亡海外。张元济当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，参与了变法活动中的一些事件。他的回忆从一个角度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张元济南下上海，开始他作为中国出版事业创始人的生涯。

五

十多年前，因为朝鲜的事件，中国和日本开战，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。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，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，觉得不能不改革了。丙申年（1896年，光绪二十二年）前后，我们一部分同僚，常常在陶然亭聚会，谈论朝政，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。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，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。在一起聚会的人，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（瑾妃、珍妃的老师，时任侍读学士）、黄绍箕、陈炽、汪大燮、徐世昌、沈曾植（刑部官员）、沈曾桐（翰林院编修）等，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。

以后康有为到北京来，戊戌年（1898年，光绪二十四年）3月，他组织一个保国会，在顺治门大街湖广会馆里开会，参加的人很多，其中京官也有，非京官也有。是时上文所记的同僚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创设了一个强学会，地点在前孙公园，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，同会中，那时办了一种《强学报》，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，每日发行一小册。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御史杨崇伊奏参了，强学会遂被查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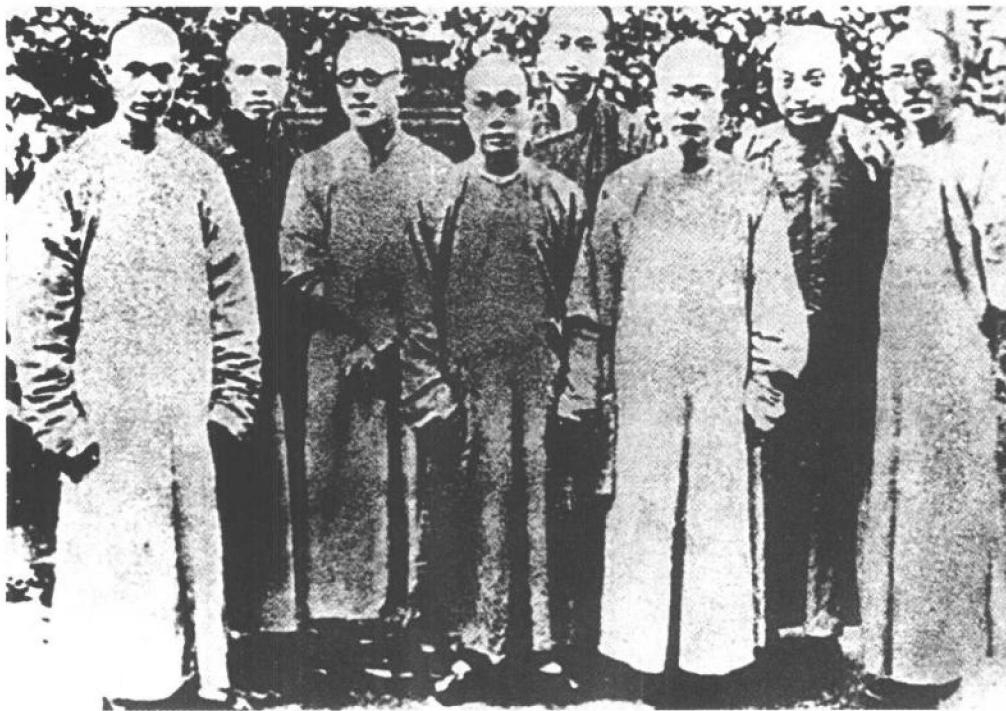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我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，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，包括学堂、铁路、开矿、造船、练兵、外交等。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，一共有八九位，恭亲王奕欣、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当时的领袖。光绪喜欢看新书，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，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。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，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，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。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，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，再转递进去，当时外面送来各种章奏，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。



上：光緒皇帝（左圖）

上：支持光緒變法的珍妃（右圖）

下：譚嗣同（後左一）與維新派友人



戊戌年的4月28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我，那时我还在总理衙门供职。为什么召见呢？因为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一个折子给光绪，保举康有为和我。

28日天还没有亮，我们就到西苑，坐在朝房里等候。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：荣禄、两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、康有为和我。荣禄架子十足，摆出很庄严的样子。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，历时甚久，荣禄只是唯唯诺诺，不置可否。召见时，两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，出来后，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，大约一刻钟光景，康先生出来，我第四个进去，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。（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，看不出了。）光绪坐在上面，前面放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，光绪也穿着衣冠。我进去后，跪在桌子旁边，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，只有一君一臣相对，太监留在门外，不能进内。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，光绪对我说：“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，要两个月才会走到，但外国人只要十天、八天就会到达。我们中国道路不通，一切落后，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，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？”我说：“皇上现在励精图治，力求改革，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。”他听了之后，叹口气说：“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！”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，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，也不便再说什么。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。

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（胡思敬所撰的《戊戌履霜录》说我在上海开办，这是错误的），教授英文和数学，学生有四五十人。学堂聘请两位教员，一是同文馆的学生，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。“通艺”两个字就是严复取的。校址设在宣武门内象坊桥，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。学堂创办人有：陈昭常（后出任吉林巡抚）、张荫棠（后任西藏大臣）、何藻翔、曾习经、周汝钧（均系部曹，以上五人均粤籍）、夏偕复（主事，浙江人，后出使美国）和我。经费无所出，由我和倡办诸人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个呈文，请他们提倡，张荫棠最为热心，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，一共捐了好几千元，张之洞、王文韶等都有捐款。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，知道我们在办学堂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，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，他勉励我几句，说：“要学生好好的学，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。”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，问些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。光绪就叫我下去罢。问话语气极为温和，看他面貌，殊欠刚健，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。



上：慈禧太后

下：慈禧太后出巡



当日光绪即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，据说本来光绪想派他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，被荣禄阻挠，但此事系得自传闻，不能证实。

甲午战后，中国承认朝鲜独立，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，国书由总理衙门起草。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，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，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，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，不应当低一格写，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。有一天，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（即收发处）去，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，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二世，电报是给光绪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？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，但我一看，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两天。我就通知总帮办瑞良（旗人），他骑马赶来，恐慌万分，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，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。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。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，这样重要的文件，竟不注意保存，任何人都可以开，都可以看，这种腐败的国家，哪能不亡国？

戊戌年6、7月间，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，光绪谕准照办。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，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，造就一批新的人材，将来自然有人帮忙，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，但康不肯听从，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。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，真相如何，我不能知悉，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，秘密我未参与。不过7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，当时袁在小站练兵，光绪召见他之后，就赏他侍郎衔。

8月初，外间风声甚紧。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，因为他是日本名人，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，伊藤答应接待。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，当时还不知道政变的事。伊藤对我们说：“一个国家要变法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。诸位有志爱国，望善自保重。”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，他不好明说，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。

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，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。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，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，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6人。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，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，当日南海会馆被围，但抓不到康有为。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，由日本人带他出走。康有为到天津后马



上：清朝酷刑——三人枷（右图）

上：清朝酷刑——站木笼（左图）

下：清朝酷刑——凌迟处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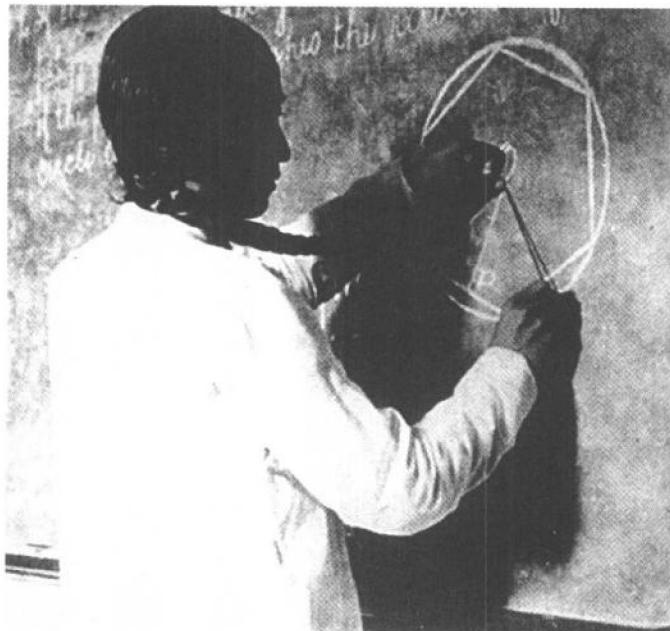
上坐英国船逃走，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，没有追到。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，荣禄派王修植（字苑生，北洋候补道，北洋学堂总办）追梁，有人说王头脑很新，对西太后不满，荣禄所以派他去追，意在放走梁启超，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，惯于两面讨好，但此说不能证实。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，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，改穿日本和服，王虽认识他，但未抓他。被捕的六君子，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，13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。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，他跑来告诉我，看他面有喜色，不知是何居心。那时天天抓人，学士徐致靖、尚书李端棻、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。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，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。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，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。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，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。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，到义和团事变时，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。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，湖南巡抚陈宝箴、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。

当时我们在总理衙门，两天一班，时外间谣言甚炽，说要大批抓人，但我照常值班，静候逮捕。到8月23日，王锡蕃、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。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，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。政变发生后，我去见李鸿章，对他说：“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，你是国家重臣，应该出来调和才是。”他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？”因此我也不再说了。

我革职之后，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，问我以后如何打算，我说想到上海谋生。过了几天，于再来说：“你可先去上海，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。”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，只是长官或下属的关系而已，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。

我到了上海，盛宣怀来找我，说：“李中堂已来信介绍，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。”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《原富》印刷出来。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疴梅生暴病逝世，由我接任，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，我和他意见不合，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，以后进了商务印书馆。

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，李鸿章任两广总督。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：兵部尚书徐用仪、吏部左侍郎景澄、太常寺卿袁昶、户部尚书立山、内阁学士联元。后八国联军陷北京，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，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。李经过



上：1910年时中国的火车。

下：20世纪初，一位教书先生以辫子上的头饰作为数学教学工具，堪为一个创举。

上海时，我去见他，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。他对我说：“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？”又说：“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。”后来议和未竟，他就去世，未能劝成。

戊戌年4月28日，康有为同我去见光绪那一天，翁同龢被驱逐回籍，到义和团事变时，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，这是极大的侮辱，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，平常和光绪甚为接近，致为西太后所忌。我见过光绪后，李鸿章问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。当时我就觉得朝局会有重大变化，李只是叹气，那时他也没有权。对于变法事，他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。

政变后，西太后把光绪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内，硬说他有病不能亲政。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赞成光绪的变法，还打算带医生去看光绪的病，所以西太后恨外国人入骨，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，两者之间，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。

在当时环境之下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，断然无成功的可能，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，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。

我看到的义和团

冯玉祥



义和团民